

诗心 歌 语

爱

毛宗兵

爱

源于生活的诱饵,披着鸟鸣与山水的魅影。

锄头挥动,朝生活的深处掘进:
翻开荒草,泥土翻涌新的喘息。
阳光之下,庄稼在拔节中加冕。

玉米饱满,踮起脚尖,
将母性的轮廓嵌入光晕,颤栗着哼唱。
这沉默的生存,别无他言。

咸湿的液体(是泪?是汗?)滴落,
渗入泥土与作物的根脉。
我诅咒这蚀骨的爱——
像铁钉楔入年轮,越陷越深。

那镌刻的碑文,自父辈的血脉遗传:
对土地,这深入骨髓的溺亡。

夏夜听雨(外一首)

焦子怡

雨线开始调试琴弦,
蟋蟀的鸣叫突然变得透明。
雨水打在玻璃上,
往下滑落的水珠,
像是一串未成熟的葡萄。

猫在窗台摊开身体,
成为第二个月亮。
它的尾巴正轻轻搅动,
我留在茶杯里的,
一小片没有波浪的海洋。

播放器吞下轻音乐,
喷出满屋的绿意。
整个房间开始漂浮,
慢动作的,
温柔的,
像一片被风托住的落叶。

夏夜多么好啊,
我终于可以,
理直气壮地,
无所事事。

秋的邀约

我向夏天宣告退场
以痱子为诏书
用晒黑为横幅

衣柜里的长裙
早已秘密排练三个月的飘扬
只等西风签发
便可通往自由

数着梧桐叶背面的纹路
计算秋天抵达的里程

我要在新疆的草原上
把裙摆系成风筝
让每一株蒲公英
都记住我奔跑的弧线

若你遇见我
请别叫醒这场酣畅
我要滚进
这秋天柔软的掌纹里

流金岁月

入学

陈伟雄

8月底,沉寂了两个月的校园,又迎来了拖着行李、提着箱子的学生,他们成群结队走着、嬉闹着。看到他们,我想起40多年前上小学的情景。

我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在农村姑妈家七年,爬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我的日子过得无忧无虑。转眼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把我从乡下接到城里。父亲是城市户口,母亲是农村户籍,那时孩子户口随母亲,我便成了住在城里的农村娃,上学成了难题,年近五十的父亲愁白了头。一向硬气的父亲只得托人“跑关系”,我读书的事儿在8月底总算有了眉目。

报名那天,母亲早早喊醒了我,让我穿上新衣服,絮絮叨叨叮嘱:“老师问话要答清楚,嘴甜些,反应快些……”想到终于可以去读书了,我哪里还听得进母亲的唠叨,赶紧背上书包,坐到父亲二八自行车的三角架上,催促赶紧出发。一路上,呼呼的风声从耳边吹过。路上,熟人见了就问:“嗨,老陈啊,你家小儿子也要上小学啦?”父亲“哎——哎——”应着,同我一般喜形于色。

父亲带我去的是师范附小。校门两侧的毛竹长得整整齐齐,叶上还挂着晨露,风一吹沙沙响,像在欢迎我。报名处是一间白墙平房,一位戴眼镜的女教师坐在桌前,温和地问我的名字、家住哪里、上的是哪个幼儿园。一开始我回答得还比较流畅,后来让我数数,我就紧张了。从小我就对数字犯怵,数到65便卡了壳,怎么也想不起下一个数。站在一旁的父亲比我还着急,手指在背后偷偷比画,见我还是发愣,索性伸出两根大拇指和两根小拇指。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便按照父亲的手势,报出了22,然后机械地数“23、24、25……”数下去。报名处的老师见我涨红了脸,笑着摆摆手,让我回去等通知。回家路上,父亲一改来时的慈祥,沉着脸,心事重重。

过了几天,我收到了入学通知书,全家人不安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开学第一天,我又闹了笑话。开学典礼后,班主任让每个同学自我介绍。轮到我时,我说我会做家务、洗碗、烧粥。可能是

紧张的缘故,也可能是我还留着农村的口音,说的“粥”听起来就像“猪”。于是,有同学故意笑着问:“烧猪是啥意思,你家养猪吗?”说完,惹得全班哄堂大笑,羞得我面红耳赤,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接下来,我们去参加劳动,老师让我们比赛搬砖头。一想到校舍建成后可以坐在宽敞明亮的新教室里读书,同学们积极性很高,我也不例外。虽然我个子不高,身体也不强壮,但是儿时的农村生活培养了我熟练的劳动技能。我一口气搬了五十多块砖头,同学们看到都惊呆了,老师也对我竖起了大拇指,让大家向我学习。那一刻,我感到无比自豪。那个时代,劳动教育是学校的必修课,“劳动最光荣”的观念深入人心。

40多年过去了,那个不会数“66”的淘气小男孩,已经成长为一名高校教师。每年开学季,看着新生走进校园,我总会想起那个早晨,父亲的自行车铃声、毛竹叶的沙沙响,还有那只装着半块橡皮,却像装着整个世界的帆布书包。

天光树影
徐曙光 摄

城市笔记

听新闻,看新闻

刘启才

早上起来,洗漱完毕,我就去公园,一边在绿道行走健身,一边用手机听新闻。

听新闻、看新闻的爱好,源自三十年前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学校规定,晚上7点,各班都要收看《新闻联播》。学校给各班配了黑白电视机,但只能看《新闻联播》。我是班上的宣传委员,晚上7点前把电视机搬到教室,看完后再搬回学校的保管室。每天早晨,学校广播室会准时打开广播,雄壮的《歌唱祖国》旋律过后,就是“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同学们边用餐边听新闻,有时听到一些热点新闻,会边吃边议论。

工作后,我家先后买了黑白电视机和彩色电视机。每到晚上

7点,我就会习惯性地看电视。有时这个点还在吃饭,我就端着碗去客厅看新闻。家人说我“看新闻比吃饭还重要”,劝我不住,就听之任之了。

工作后,我的生活不像在校读书时那么有规律,有时候会错过看《新闻联播》的时间。我就买了台半导体收音机,散步时收听新闻。年轻人这样做的比较少,有个邻居就笑我“像个老干部”。收音机偶有杂音,但不影响我认真收听。

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成了每个成年人的标配。智能手机越来越先进,功能越来越多。我用手机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有时也会收听《中国之声》《环球资

讯广播》等节目。散步和收听两不误,健身的时候享受到了精神食粮,两全其美。

现在有些人喜欢刷手机看新闻,常围着自媒体转。这当然也不错,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我觉得,那些传统新闻节目讲得更全面、更权威,遣词造句更规范严谨,每天收看或收听,国内外的大事就基本知道了。这是主粮,必不可少,其他渠道的新闻可作有益补充。如此日积月累,可以增长知识、拓宽眼界、提升思想境界,让自己紧扣时代脉搏,跟上时代步伐。

听新闻、看新闻,习惯成自然,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会把这一习惯进行到底。